

趙註孫子

兵勢虛實
軍爭

三

		九	漢
	一	五	書
	七	一	門
	一	八	
五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五	漢
〇	一	八	書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13
冊數	5 (3)
函號	299 181

兵家七部

共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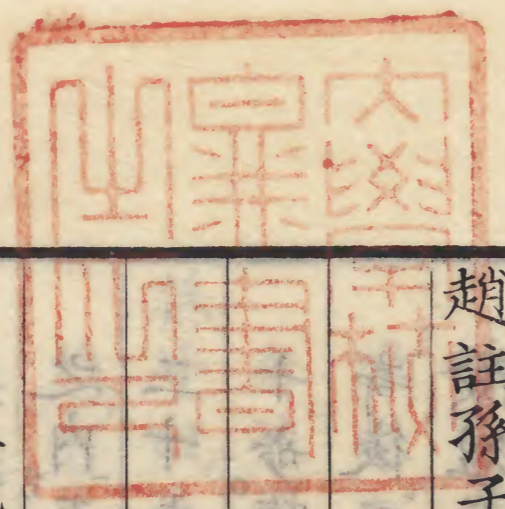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趙註孫子卷之三

閩晉江虛舟趙本學解引類

都察院御史梁見孟校

衡州府推官周著全校

皇國窪田清音訂刻

並兵勢第五 一本無兵字非是

勢者排兵布陣有奇有正。正兵主於自固，奇兵主於制勝。奇兵或在正兵之先，或在正兵之後，或在正兵之左右，或就於正兵之中而變。但應敵而出，以不遠不近，不後不先，適中其節為貴。是有勢存

焉。故猛獸將搏必伏形，驚鳥將擊必斂翼，將以用其勢，然也。此篇投卵激石發機轉石之喻，其示人以勢也。明且盡矣。李衛公六花陣法，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起，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搗虛，其法如此，正得此篇險短之勢矣。世人不善讀孫子書，每恨其不及於

陣法，殊不知此篇皆陣法之要旨，誠能以孔明八陣圖參此篇而推演之，古人所秘於千萬世之上者，皆得之矣。嗚呼妙哉。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去聲。或作子聲。

總百萬之眾，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無有不達之情，此治眾如治寡之謂也。分者，所定上下貴賤之分數者，所誓尺籍伍符之數目也。司馬法：五人為伍，伍有長，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司馬，百人為卒，卒有長，五百人為旅，旅有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萬人為軍，軍有將，此軍中之分數也。言

治衆如治寡。無他法。惟明定其分數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旌旗羽章之屬曰形。所以示人之目。而為分合前

後左右之節。金鼓鈺鐃之屬曰名。所以示人之耳。

而為擊刺進退疾徐之節也。二者素明。則鬪百萬

之衆。如一人矣。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正兵受之。君上中下三軍是也。此兵堂堂正正。六

伐七伐。各止而齊居。六步七步。各止而齊居。奇兵

者。將所自出。為備為援為伏之兵是也。此兵乍前

乍後。乍進乍退。陣勢步法。不拘繩墨。奇所以取勝。

正所以自守。有正而無奇。則雖整而無功。有奇而

無正。則雖銳而無恃。諸葛孔明以天地風雲四隅

之兵為正。以龍虎鳥蛇四方之兵為奇。蓋出於孫

子也。元吳萊曰。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

部伍分明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

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

亂。此可以明奇正之義也。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礮音。礮石也。卵鷄子也。以石投卵。喻其破碎殘滅之

勢。

孫子書

易也。兵之實者。分數素定。形名素習。奇正素熟。是也。反是則為虛。虛實之不相敵。猶石卵之不相當也。張預曰。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長短相參。步數相應。其行陣務堅密。其器仗尚拒禦。進不速趨。退不踰列。但主自守。不求勝人。此正兵之用也。布陣取便於地。器械取便於戰。出入緩急。取便於時。步騎多寡。取便於將。此奇兵之用也。正兵於敵合戰。堅立不動。而前後左右之間。別出

奇兵。掩擊以觀其變。敵不能支。或囂或亂。即急麾奇兵。連續併擊。如決長川。一瀉千里。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

凡戰皆以正合。以奇勝。善於出奇者。而奇為多。如天地之不息。如江海之長流。如日月之迭運。如四時之錯行。無少間斷也。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變。如循

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色青白玄赤黃五味甘酸鹹苦辛喻言出奇之多者不過由奇正而相變耳李靖曰敵意其奇則以吾正擊之敵意其正則以吾奇擊之又曰一鼓則奇變而為正再鼓則正復變而為奇此相生之謂也大抵自古善奇者惟黃帝太公孫武諸葛孔明李靖數人而已。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此言出奇之妙法水至柔石至重以物之至柔而能漂流物之至重由其湍急直衝而得疾速之勢故也鷹鷂雖厲不過一鳥而已以鳥擊鳥至於毀骨折翼而隨者由其攫擊厲疾而得遠近之節故也故善用兵者因物觀理而得其妙所以制陣法必險其勢而短其節蓋險者峻急之意短者促迫之候險則氣盛而其發也暴短則力全而其應也速故虎之搏物一蹴而至隼之擊物一擲而下使虎自遠而奔馳隼自遠而翱翔則必氣軟而力微安能搏執又姑就拳鬪者觀之人之退極而迫之者其反受拳必重是亦勢險節短之理也。

引類

袁紹征公孫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彊弩千張。夾乘之。紹自以兵數萬。結陣於後。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麴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此麴義之勢。險節短也。周訪擊杜曾。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

鼓。而甄敗。鳴六鼓。趙嗣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戰。嗣號哭還戰。自旦至申。而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此周訪之勢。險節短也。

勢如彊弩。節如發機。霍音

彊弩張滿之弩。機者弩之牙也。弩張之滿。則矢勁。牙發之審。則矢親。兵勢以險言。險主於力。故如彊弩也。兵節以短言。短主於中。故如發牙也。此發明

險短二字之義。蓋養氣蓄力。謂之險。敵近而擊。謂之短。險者敵不能當。短者敵不能避。苟敵兵未至。猶在百步之外。遽縱兵奔趨以赴之。不惟氣力微。不穿魯縞。抑且敵得以迴避。徒自弊而空還。為敵所持。是由布陣無遠近之宜。出奇失緩急之候。故也。故復借此以發明之。示人之意切矣。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一本敗下有也字非是

紛紛雜亂之貌。渾沌無分別之意。言臨戰之時。紛紛紜紜。鬪雖若亂。其實步伍素分。號令素定。自有

整齊者在。不可得而亂之也。渾渾沌沌。形雖若圓。其實竒正有方。分合有度。自有疏暢者。寓不可得而敗之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條理整齊為治。紛紜渾沌為亂。驍猛敢鬪為勇。遷延畏縮為怯。精壯眾盛為強。老憊寡劣為弱。言真治然後能詐為亂。真勇然後能詐為怯。真強然後能詐為弱。所以見用竒者當有其本也。蓋兵以整齊勇強為本。而固詐為不整。與怯弱者。所以致敵之來也。兵法曰。必勝之兵必隱。謂先用弱於敵而

後與戰。譬之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而後能暴。故兵家之理。每如此。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此言治亂勇怯強弱之分。使人知所以示敵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

之以本待之。一本本作卒字非是

形之以詐亂詐怯詐弱之形與之。以詐亂詐怯詐

弱之利待之。以真治真勇真強之本。本者實也。有

其本始可以動敵。所以動之者。引之使來。就吾之

勢節也。唐李淵與宋老生戰。右兵少却。老生急進。

世民以鐵騎自南原馳之。遂斷其後。老生就擒。蓋右軍少却者。動之以利也。自南原馳下者。待之以本也。老生不進。則南原之勢不險。節不短。安可得而勝之邪。

引類

曹操在官渡。袁紹遣顏良攻其太守劉起於白馬。紹引兵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公北救起。荀悅說曹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示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至必西應之。公然後以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

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無行趨白馬。未至十
 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斬顏
 良。遂解白馬圍。此曹操形袁紹而袁紹從其形也。
 亞夫受詔擊吳楚而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
 走藍田。出武關。據滎陽。堅壁昌邑。南吳攻梁。急梁
 數求救。亞夫終不許。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
 兵後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得頗敗
 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亞夫堅壁
 不戰。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

兵。追擊大破之。此亞夫予吳楚而吳楚取之也。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勢自使人。人自為勢所使。故勢之所在。雖怯者亦
 不得不勇。古人驅市人而使之戰者。求其勢以任
 之。使自為戰也。岳飛韓信之用兵。其妙多出於此。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
 動。方則止。圓則行。

此明擇人任勢之理也。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
 置之危地則動。方之則止。圓之則行。自然之勢也。
 故木石不可以言喻。惟因其性而以勢使之。則運

轉而去。人之動靜。行止之性。亦猶是也。裁之以勢也。惟險。制之以節也。惟短。則不容已之機。自在其中矣。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千仞之山。喻勢險也。高山下石。滾滾到底。而善戰者之勢。其迅烈亦如之。蓋轉者石也。所以轉之者山也。戰者兵也。所以戰之者勢也。戰不在兵而在勢。此所以但求之勢而不求之人也。

虛實第六

兵之有虛實。猶元氣之有虛實也。虛者為病。實者

為健。如曰怯。曰弱。曰亂。曰饑。曰勞。曰寡。曰不虞。虛也。曰勇。曰強。曰治。曰飽。曰佚。曰衆。曰有備。實也。已實彼虛。則病在彼。而健在我。擊之可也。已虛彼實。則病在我。而健在彼。避之可也。虛實二字。用兵者以之。因形而制勝。醫者以之。視病而投藥。故醫者之於人。診其脈。觀其色。察其聲。問其證。用兵者之於敵。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所以然者。皆欲求知其虛實而已。不知虛實而用兵。則當備而反攻之。當攻而反守之。欲其不敗。難也。醫者不知虛實而治。病。則刺非其處。灸非其穴。泄非其時。補非其候。欲

其不危難也。但醫者以生人為主，實則治其標，虛則固其本。用兵以殺人為主，虛則乘之，實則虛之。所以異者如此而已。此篇語意雜出，約而言之，不過教人變敵之實為虛，變己之虛為實。唐太宗曰：諸家兵書無出孫子。孫子十三篇無出虛實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太宗誠知兵之論也。讀此篇而識虛實之意，則趨避之方自然得於胸中。而用兵必有道矣。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先居戰地以待敵，則人馬間逸而力有餘，心神凝定而機可見。敵先據而我就之，則氣力匱於奔馳，而精神失於遑遽。一先一後而主客之勢遂至懸絕，故必致人就我而必不以我就人也。

引類：張步將費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脅巨里，多伐樹木，揚言填坑塹，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兵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逃歸，以期告邑。翌日邑將精兵三萬人來攻，奔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欲也，即分兵三千。

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大。破之。斬邑。此耿
 弇之善致人也。一曰。人來。則我往。人往。則我來。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
 也。便在我。不便在敵。幸其來。而固不來者。當以利啗
 之。便。在敵。不便在我。幸其不來。而固來者。當以計
 止之。害之之術。如襲其後。搗其虛。攻其所愛之類。
 是也。此二句為致人之術。對而主客之機。蓋至微
 引類。凡其誘敵。而致之。其類。其類。其類。其類。其類。
 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

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此李
 牧之利敵使來也。魏攻趙。邯鄲齊將欲救趙。孫臏
 曰。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
 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敵魏也。將從
 之。魏果釋趙而奔大梁。此孫臏之害敵使去也。
 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一曰。安能動之。
 晝為疑兵。夜襲其營。來則謹守。去則急追。此勞敵
 也。焚其積聚。芟其棲畝。絕其糧道。毒其水艸。奪其
 輜重。擾其農時。此饑敵也。辱之使怒。間之使疑。屈
 之使驕。利之使趨。此動敵也。曰。佚曰飽。曰安實也。

勞之饑之動之致敵之實虛也。

引類

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多。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疲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此伍員之能勞敵也。李密知守文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乃偽與約。和許給軍食。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

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乃頓兵堅壁。化及糧盡。勢窮。將士歸者前後相踵。此李密之能饑敵也。漢高祖攻下梁地。項羽聞之。謂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輒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咎自剄。此漢之能動敵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敵以勞動饑乏之故。則氣怒而心煩。計拙而形見矣。乃出其意外。而圖其虛。迺可勝也。

引類

狄青自請擊儂智高。行至賓州。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或說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過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輕官軍。不用其言。青乃勒兵而進步。騎二萬。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相遇於歸仁舖。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者在其後。青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

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木。蠻大敗。棄城走。此狄青掩敵虛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用陸示水。用水示陸。用迂示直。用直示迂。

引類

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會艾請從陰平。斜徑出劔西。入成都。衝其腹心。劔閣之兵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

必矣。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戰大敗。會艾至成都，蜀主出降。此鄧艾行於無入之道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示形在東而攻在西，示形在近而攻在遠。

朱雋攻黃巾賊，合圍結壘，起土山以臨賊城。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引兵五千餘掩其東北，乘城而入。賊退保小城，乞降。此朱雋攻城而

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敵攻其東，我備其西；敵攻其遠，我備其近。

周亞夫在昌邑，吳兵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之精兵果奔北，不得入。此亞夫守城而守其所不攻也。

蘓老泉曰：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乘間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

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北。銳兵攻其南。大兵出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擗鼓。突出乎平原。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

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夫守與攻。皆出敵人億料之外。所以然者。我能知彼之虛實。彼不知我之虛實也。知彼之虛實者。以形而形之。使彼莫能知我之虛實者。亦以形而誤之耳。惟善於為形。則敵人之攻守。皆聽於我矣。

引類

劉裕與朱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

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由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函曰。衆兵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牧。從中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千餘。由內水向黃虎。譙縱果料齡石欲掩攻內水。備之。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刺史候輝。屯彭橫。夾水爲城。以拒晉軍。諸將皆欲先攻南城。齡石率諸軍急

攻北城。克之。斬輝等。至廣漢。復破道福別軍。此劉裕使人不知所守也。宋伐金陵。以王明領戰艦。僞將令贇。自上江。領兵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爲接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贇上曰。非應急之策也。密遣人諭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立木。疑我師襲其後。逗留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此王明使令不知所攻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至幽至微。無迹可見。至神至妙。無聲可聞。其攻守之不可測。至於如此。則敵人死生之命。皆繫於我矣。如移軍。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是其術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許洞曰。襲虛之術有二。曰因。曰誘。敵來攻我。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此之謂因。如我攻敵。故不攻其要地。而攻其隣。大治攻具。盛陳師旅。敵兵來應。則勿與戰。潛以精兵。襲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之謂

誘。此二者。襲虛之道也。愚謂行陣之間。亦有虛實。擇其虛處。而衝之。其陣易破。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蓋堅者。強實處也。瑕者。虛弱處也。范蠡所謂牝牡也。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敵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每遇強。強每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是以必勝。可見當衝其虛。退而不可追者。先示敵以進攻之形。而使老弱先退。已畢。然後設疑而去。則不可及矣。若無詭計。止於速走。則為敗兵也。

引類

王世克陣於洛水之北。李密渡洛，陣兵與世克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騎兵長槍。世克兵多戈矛排積，南逼洛水，北阻大山地形利。戈矛不利，騎兵密戰不勝，乃與數千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世克乘馬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半片，即策馬西上，直向世克本營。世克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世克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

戰而成功。世克服其權奇，不復輕出。此李密衝虛之難禦也。虞詡為武都太守，羗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陳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徬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羗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此虞詡退速之不

可及也。今示敵背不同。故也。是時。則。必。不。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必救也。必救者。如腹心主君所在。巢穴妻子所居。或所恃
 以為救援。或所依以為唇齒。或喉咽往來之路。或
 所仰給之野。或所積聚之城。或糧餉所由之道。皆
 是也。攻其所救。不得不引兵迎我。雖欲為守計。難
 也。食飽谷。時。則。戰。軍。不。進。而。直。言。上。書。前。兵。既。
 之。引。類。也。是。時。則。敵。大。將。來。將。本。營。外。
 田悅反。魏博詔馬燧討之。悅知燧乏食。深壁不戰。

燧造三橋。逾洹。日挑戰。不出。陰伏兵萬人。將以襲
 燧。燧令諸軍傍洹。趨魏州。悅乃率李納等兵踰橋
 諜而進。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李抱真問曰。糧少而
 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善於致人。今悅與
 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
 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兵法有攻
 其所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此馬燧欲戰而
 敵不可守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
 之也。

畫地而守。言無城郭營柵之固也。乖其所之。揚兵以疑其所向也。或偃旗息鼓。如有所伏。或解甲卸鞍。如有所餌。皆乖之之術也。

引類

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曰。大駕已旋。敵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自来見之。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

安之。旋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乃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士馬。以向襄陽城。賊素憚遜。遜遽欲還。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此陸遜乖敵人所之也。不測其意。必合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人欲其合。必合。形人是虛張掩襲埋伏之形。使敵多防多備也。如古人疏旗揚塵。結草列炬。皆形人之術。無形是自秘其形。不露。使敵人但疑我掩攻之形。而不測我嘯聚之意也。若術疏計淺。為敵所窺。遂以所形於

彼者反形之於我則我反聽之命矣此所以形人又貴於無形也。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

如我一萬敵亦一萬我以一千人為奇兵分為十處多設旌旗虛張掩襲之勢敵不測其意必分兵置守我量敵兵分散即嘯合為一聚攻其營敵人應我不過一分以十擊一安有不勝縱能倉卒集兵勢必先後不齊一處破而十所皆潰往往然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

備者多則我所與戰者寡矣。

揚聲張形使敵人不可測我必攻之處必分兵置守如此則處處皆虛我以全鋒而攻其所欲攻之處無不破矣故曰心疑者怯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銖鎰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此知兵之要也。

引類

漢高出棗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復欲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棗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棗陽成臯間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是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之。出軍宛。葉間。項王聞漢在宛。果引兵南。漢深壁。不與戰。是月彭越復破薛公於下邳。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終以此敝楚。此漢王之戰地。不可知也。劉道濟任益州。群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復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復揚聲出東門。而潛

自北門出。復攻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此方明之戰地。不可知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

申上文之意。無所不備。前後左右皆備也。蓋善攻人之兵。前後左右皆有形。我不知其虛實。則前後左右皆置備矣。蘓老泉曰。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

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
吾得之見矣。

引類

諸葛亮出斜谷司馬懿屯槐源後數日亮盛兵西
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郭淮獨以此見形於西欲
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遂陽耳其夜果攻遂陽有備
不得攻此郭淮能料敵之形而守備不分也王僧
辯討侯景景兵萬餘騎八百匹陣於西州之西陳
霸先曰我衆彼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
其鋒銳令制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果分

兵為備遂進兵衝其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少縮僧
辯以大軍繼進景兵大潰此侯景不能料敵之形
而分兵守備致敗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
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
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言敵人来戰之處來戰之期可料而知則我之諸
將雖隔離千里之遠亦可相應而無失也不能料
而知之則雖前後左右之間相救不及况遠乎哉
此深明當察敵人之形也。

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一本吳作吾非是
 言以吳之善度宜越人不能為衆也。按史記越殺
 吳王闔閭子夫差日夜治兵以圖報越越王不知
 其計而反伐之敗於夫椒此可見吳之智矣孫子
 於取當時本國之事而斷之以明貴於料敵也。
 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或謂不然。孫
 子即吳之事觀之可見制勝之道可以自為。敵人雖
 多不足慮也。或問軍形篇曰勝不可為與此相反
 何歟。蓋彼以攻守言敵有善守奈之何哉。此以虛
 實言以實擊虛何難之有。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
 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此言候敵之法有如此策者。據其事理勢力而籌
 算之也。作者微以意掩之。以起其端也。掩之而應
 則為動。掩而不應則為靜。知其動靜則吾之計可
 止可行。自有所主矣。形者以我之形示之。所以形
 彼之形也。得彼之形而觀之。詐張欲攻之形。以觀
 其有無備防也。有備是其生處。無備是其死處。角
 觸也。先以奇兵試攻其一處。猶以角觸之。使痛觸
 之。而彼必拒。則可知其何處有餘。何處不足。而攻

之得其要矣。策之而不得則作之。作之而不得則形之。形之而不得則角之。譬之良醫。策而得之者。聞而知其病也。作而得之者。問而知其病也。形而得之者。診而知其病也。角而得之者。試之以藥而知其病也。苟既策而且作。既形而且角。四者俱起。則人之虛實安能逃其萬一邪。

引類

吳明徹伐齊。迫壽陽。齊遣皮景和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頗兵不進。諸將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

於是擐甲而攻。擒景和。此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也。竇建德列陣以待。唐太宗太宗使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戒之曰。賊若不動。宜引退。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眾果動。太宗曰。可擊矣。擊之遂潰。此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也。吳起謂武侯曰。使賤而勇者交合而北。觀其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眾追北。旌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雖眾可獲。此形之而知死生之地也。劉備伐吳。連圍立數十屯。陸遜先攻其一營。不利。

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今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茆。以火攻拔之。此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也。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以形示敵。其出不一。則敵人耳目愈亂。狐疑愈多。視我如神仙鬼魅之變幻。惘然而不能測矣。此謂形而至於無形也。深間之與智士。巧得入之情者。不過覘人之形。因微知著而已。我之踪影。詭閉機緘。藏伏彼何所施其心計邪。敵人之疑愈多。則我之形愈密。我形愈密。則敵人之形愈露。此所以攻

之。彼不知所守。守之。彼不知所攻也。不。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以策作形角之術。而施於敵。則敵人之得失。動靜。死生。虛實。堅韌。強弱。治亂之形。無不星露。我則因其形而發方略。因方略而定節制。使衆人依我之方略。節制以破之。此因形而措勝於衆之謂也。因形措勝。實察之在目。運之在心。治之在法。豈衆人之知識所能與哉。總要云。敵家先動。變生其間。我得其形。則以計應之。若其理未可見。且以數相持。

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
 有不先動而受制於人也。但若後動者不能觀敵
 而制計。則禍甚於先動。是則因形固難。而措勝尤
 難也。
 其別類
 諸將問於李愬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
 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
 而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愬曰。朗山不利。則
 因敵輕我。不為備矣。襲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
 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我

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
 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
 何暇立功。衆服此。李愬因形制勝。而衆不知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不復。不蹈襲已勝之形。而復用之也。蓋制勝之術。
 因敵之形。而為之。形不同。而術亦不同。何嘗拘於
 一定也。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期避實而擊
 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即水以明以形而制勝之要。不過在於避實擊虛而已也。言兵之或擊或避。其勢無常者。無他。因敵之虛實而為勢耳。虛則擊。而實則避也。猶水之或流或止。其形無常。因地之高下而為形。高則止。而下則流也。為將者。惟能因敵虛實而變化其術。以取勝。則謂之神明之將矣。

引類

徐敬業舉兵。武后令郭孝逸、魏元忠討之。時敬業屯下阿。其弟敬猷率偏師擊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先擊敬業。業敗則猷不戰而擒。若擊猷

則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賊勁兵盡在下阿。利在一決。若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其勢易剋。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軍前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從之。一戰而擒敬猷。乃進軍與敬業戰。平之。此元忠之避實擊虛也。司馬懿討公孫文懿於襄平。圍之。賊會水潦。樵牧自若。不聽人擊之。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

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攻而拔之。此兵無常勢。惟因敵而制勝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金勝則木衰。火勝則金衰。是無常勝也。秋而冬。冬而復春。是無常位也。日北至則長。南至則復短。是有長短也。月晦而魄死。朔則魄復生。是月有死生也。此復即造化之無常。以再明兵無常勢之妙也。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

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

軍爭第七

軍爭者。兩軍爭勝。凡兵家便利之事。無不欲先入而得之。不止於地利一爭而已也。篇內自軍爭之法。以上多言爭利。以下多言爭勝。凡計有迂直直者。順算之。淺算之也。迂者。反算之。深算之也。迂其

途者。惟迂其計者。能之。不有迂計。安知迂途邪。善用兵者。先以身處敵人之地。而為之。人料我之計。乃張詐形。以應其所料。而反逆其所不料者。而故出之。此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然人一心馳騫於爭。耽耽逐逐。惟利是見。則其所以自治其身者。必疏矣。此人之通患也。故於篇末。復有治衆治力。治心治氣治變之法。孫子十三篇。篇篇各為一義。其實於法。有所相須。必該及之。而無或漏。譬之聖人之語道。本末上下。皆在其中。要之。由深造其理。通貫洞達。不容自已於言耳。嗚呼妙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門。曰人門。交和對壘。密邇也。舍止也。言將軍受命。領將與敵交門而處。而欲爭先赴利。誠為難事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直道有備。不可以徑取。由於迂遠之途。迂遠之途。有艱難險阻之患。因敵不疑。而反恃以利。此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軍爭而如此者。乃難事也。蓋非

有奇計不能也。一說言有難於爭者則當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此與前說互相發。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此微言其計也迂其途而爭勢必在後而乃於直道佯設微利以牽誘延緩敵人之兵急出其不意而間趨之則發行雖在人後而至到及在人先矣此知有迂直之計者乃能如此。

引類

秦伐魏閼與趙奢救之軍行三十里而止堅壁留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即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去閼與五十里而軍使萬人先據北山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此趙奢因秦人以怯弱之利故得其所爭也故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此以下復言軍爭之患以為戒也按部伍而行則為軍不按部伍而行則為群眾而已以軍爭利者或猝然遇敵而戰不可敗故為利以眾而爭者遇敵而戰一敗塗地矣故為危但以軍爭雖利若盡

舉全軍以往。則累於輜重。絆於部曲。其勢遲緩。爭亦不能及也。衆爭雖危。若棄大軍。而只用輕兵。則資糧器械。其勢在後。不能從。將至於損失也。二者各有其患如此。此所以為難焉。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卷甲束甲而挑之。三將軍皆見擒。盡喪其師也。以其道遠行急之故。強勁之卒必居先。疲憊之卒必居後。得至其處者。僅得十分之一。故盡喪其師。

曹操追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諸葛謂孫權曰。曹公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今將軍誠能命將統兵數萬。與劉豫州協規同心。破操軍必矣。權遣周瑜統兵隨亮詣豫州。併力敗曹操於赤壁。此曹操爭利之敗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者。敗走而顛躓也。上軍之將。居前為先鋒。先鋒先至。大軍未繼。猝然迎敵。而與之戰。勞倦必甚。安得不敗。五十里差近。故不至擒耳。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軍行一日三十里。若爭利而行。必非一日也。此不言利害者。勝負未可知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輜重之車。以載衣裳器械。止則以之為營。委積。儲畜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貨利不充。三者皆軍所恃以為命者。棄之而爭利。甚不可也。此一節明委軍爭利所以亡之故。王皙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以勝秦。唐太宗追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

卒平河東。何也。曰。此事同而勢異也。趙奢積力已久。其兵又堅。且去關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而發兵。非二三日不能。是反致秦人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得有二三日之休息矣。又能先據高陽。則其利已得矣。曷為不勝。唐太宗之追金剛也。以敵既敗。衆心已沮。迫而逐之。使不得緩生。他計此所以不計疲頓之嫌也。一說百里爭利。雖有疲弱。所至何止十一。且三十里。則又近矣。何止三之二邪。蓋孫子此言。正教人爭利之法也。言百里爭利者。萬人當擇千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數千人繼。

之罷弱者又繼之。令相續而行。五十里一半先往。三十里者三之一往。其說亦通。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兩國舉兵而隣之諸侯必有其謀。知其所謀則知誰當豫交。一說知諸侯之智謀孰勝。擇人而與之交也。交諸侯者一則恐其為敵之應也。二則恐其襲我之後也。三則恐迂途而行為其阻截不得歸也。四則可以假道也。愚謂與諸侯交者睦隣之道也。先王之法也。何有不可。在孫子則為合縱連橫之術。遠交近攻之策。樓諸侯以伐諸侯也。其於詭計

則是於道理則非。儒者讀兵書不責其詐謀而責其亂法為此故也。

蓋引類

諸葛孔明謂劉備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此孔明交隣時勢然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為山。衆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為阻。水草漸洳為沮。衆水所歸為澤。山川道路之間有無難行之患。必知之明然後迂直之

計得有所裁也。

高引類

先武征隗囂得馬援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

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大潰此知形勢之益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鄉去

鄉導者導引所嚮之人也或曰用彼鄉人而為之

蓋道路有險阻迂直遠近不用鄉導不能知也管

子曰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轅之險濫車之

水名山通谷涇川陂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

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之

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必盡識之然後不

失地利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

夫明察之士同鄉導潛歷山林察其聲晦其迹或

刻為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

藜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

機注心而視氣息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

動則知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

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誅戮必嚴而不捨敵

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必知也何氏

曰。凡用鄉導者。若軍行虜獲其人。須防奸細。必在
 監色察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又
 必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繫心。即為
 吾人。當無反復。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
 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以
 偕往。則巨細必審。指縱無失矣。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此以下因軍爭之法。而槩數之言。兵家所設。一計
 一謀。一言一事。皆主於詭詐。徑行直情。非所以用
 兵也。凡有舉動。一以便利至當為主。不可為僥倖

行險之計也。
 以分合為變者也。此以戰言。兵不可無變。而變生於分合。分合不亂
 則奇正備矣。太公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
 旅。此言無分合之不可也。愚謂用兵而有分合。固
 少有分合。而能變者尤少。變而不窮者。則絕無也。
 古人有分為左右。拒先以左右擊其兩翼。然後以
 大軍擊其中軍。又有分為伏兵。先以大軍接。然後
 發伏兵以擊其不意。此之謂有分合則可。必也如
 諸葛八陣。龍虎鳥蛇。迭為出入。迭為變化。方可謂

之分合為變也。李衛公曰：分合所出，惟孫武能知之。其言曰：以正合，以奇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不知其妙，安能語此邪？

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如風者，迅速無形也。如林者，行列森然不亂也。如火者，衝突不可當也。如山者，陣堅不可撼也。如陰者，深情匿形不可測也。如雷震者，交發並至不可備也。風火雷震，以用奇而言分也。山林難知，以用正而言合也。奇正分合為變化如此。

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

掠鄉分衆，言戰既勝，分兵以鈔掠鄉里，廓地分利。言地既得，分利害而守據。夫此二者，皆分處允當，多寡得宜，有如持衡懸權而後動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及觀逆料，是謂迂直之計。愚謂此節與上文不相蒙，當在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之下為一篇之結語耳。當再詳之。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鼓以鼓氣。金以抑怒。旗以止之。麾以揮之。鼓法有

五。一待兵。二結陣。三行。四鬪。五急鬪。金法有五。一

緩鬪。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旗法有五。一赤南方。

二玄北方。三青東方。四白西方。五黃中央。教法既

明。則守之於心。有不如令者。斬。此爲節制之兵。雖

有百萬。如使一人。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火燃火鼓。鳴鼓。夜戰以火鼓爲節。晝戰以旌旗爲

節。多者多設。疑兵。火鼓不息。旌旗相續。如左傳所

謂。雖所不至。亦陣而疏列之。是也。變猶言亂也。多

設疑惑之處。以亂敵之耳目。則敵不測奇伏之所。

在。而莫能爲我備矣。或問曰。夜黑之戰。必無列陣。

尅期之理。若鳴鼓然。火以襲人之營。適助敵人之

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繫孫子之微意也。

李靖兵法曰。凡夜戰者。敵人來攻。不得已。而與之

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少同。蓋止則爲

營。行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

小營。前後左右。各有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

營環之。隅落勾連。曲折相對。其營相去。上不過百

步下不過五十步道逕通達足以出隊壁壘相望
 足以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多立小堡上置柴薪令
 人看守賊若至營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救
 衆保齊火明如晝日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強
 弓勁弩四向俱發或敵人潛出一營即諸營舉火
 出兵繞之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雖敵韓
 白亦焉能逃

三軍可奪氣敵在將矣不可奪心將之志也
 三軍以氣為主故有乘勝之銳氣者有恃衆之驕
 氣者有決死之怒氣者有理直之壯氣者奪之如

堅壁固守不與之戰或巧設奇伏挫折其鋒或可
 以恩信懷之者彼衆不直其主而氣亦去或可以
 辭令屈之者彼無以激其衆而氣亦餒或殺其所
 恃腹心之人或破其所恃之援皆可以奪敵之氣
 也彼氣既衰然後鼓吾之盛氣以乘之勝之道矣

將軍可奪心敵之志也不可奪氣將之志也
 主帥以心為主心靜而逸則思慮精專間諜多而
 利害明故或激之使怒或卑之使驕或煩之使躁
 或間之使疑或震之使怖凡人之心有一于此則
 神明之地不虛而機謀自淺矣此理勢之必然也

蓋奪氣奪心二者軍爭之要旨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平日之氣初動且未有勞故銳至日中子則起立之煩已甚嚴警之心已過故惰李靖曰此指一日之氣為喻耳。九軍新集氣銳漸久氣惰候之之訣與一日同也。蓋敵人不能其銳氣必急於求戰求戰不得必叫號跳躍張力作氣注目傾耳東奔西馳自然至於勞倦善用兵者敵人氣銳而我不與之俱銳但按兵不動誘之使勞候敵氣當衰之時

我氣正奮之初然後鼓譟縱兵與之交戰其術如此則吾之氣常銳而不竭也故謂之善治。

引類

唐太宗圍王世克於東都竇建德悉舉來援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瀕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饑倦皆列坐又爭吞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

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誠之曰：賊若不動，宜引歸。如其覺動，即東出。士及纜過，賊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列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眾騎纏旛而直入，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内外表裏俱奮。賊大潰，生擒建德。此太宗之避銳擊惰歸也。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晉王，與周德威救之。晉王欲速戰，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我接戰，雖狹糗糧亦不暇食。日

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及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以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皆無鬪志。景仁等引軍稍却，德威鼓譟而進，麾其東西，偏曰：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大敗。此德威之避銳擊惰歸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士氣未定，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士氣未定，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士氣未定，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行列整齊，號令嚴肅，此治而靜也。治而靜，則心清意閒，可以見機，可以應變，可以鎮物，無往而不得心之用也。縱橫而無部伍，喧囂而無號令，此亂而譁也。亂而譁，則方寸一因之而擾擾矣。守令之官。

几案之前。苟吏冗而訟多。尚不能御其心。况十萬之師乎。故治我行伍。肅我號令。以待敵人。亂譁而擊之者。是謂之治心也。

赤眉賊夜攻耿純營。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眾驚走。迫擊破之。此耿純之治心治而靜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但駐師近郊。以待敵人遠來就我。但閉營休士。以

待敵人。攻擊勞倦。但秣飼人馬。以待敵人。糧盡饑乏。其術如此。則吾之力常強而不潰矣。

高歡伐西魏。宇文泰曰。歡越山渡河。遠來到此。天亾之時也。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夾渭而軍。歡見泰兵少。競馳而進。不為列。泰鳴鼓。士皆奮起。擊大破之。此宇文泰以近擊遠也。周訪與杜曾戰。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破。訪聞音。選精銳八百。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



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鼓之將士奔赴曾
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旦訪曰曾驍勇能
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
可滅此周訪以佚擊勞也劉錡敗金烏祿于順昌
兀木聞之即帥十萬來救不七日至順昌時大暑
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間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
番休敵人馬饑渴飲毒水者輒病往往困乏方辰
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
喊但以銳斧犯之敵方大戰時錡以拒馬木障之

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
食已徹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是役也錡雖
以寡禦衆而能以佚待勞故能成功此劉錡以佚
待勞也班超守西域月氏遣副王謝來攻超超曰
月氏雖兵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
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
矣謝果前攻超不出又鈔掠無得超度糧盡必從
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邀之謝果遣騎齎
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
以示謝大驚請罪願得生還此班超以飽待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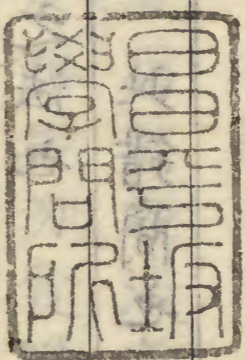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正正。旗幟整齊。堂堂。行陣廣大。節制之兵。強而且實者。然也。兵所以鬪。不鬪非兵。然有避而不與鬪者。是權變之道。故曰。此治變者也。用兵而不知變。不審強弱。務於敵人。未嘗不敗。蓋治衆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此五者。所以爭人之本也。故篇終詳言之。此句之下。再言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乃軍爭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

之法也

此錯簡也說見下篇

趙註孫子卷之三

古語有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夫兵者，國之大事也。兵者，國之大事也。兵者，國之大事也。兵者，國之大事也。
 昔者，權變之道，故曰：『此治變者也。』用兵而不知變，
 不審敵情，務於敵人，未嘗不敗。蓋治兵之法，莫如心
 治力，治變此五者，所以合人，之本也。故曰：『兵者，國之大事也。』
 起於旬之下，再言先知，連直之詞，若勝乃軍事之



治兵不贏，言在勿使，保其勿。元治甲子。

此句之意，謂師必關，當先勿進，此用兵

